

笔下天地宽

——浅谈书法，绘画，人生

PB01207086 刘英杰

笔
下
天
地
宽

有人说，书法是人类艺术世界的独行客。的确，其他如诗歌，音乐，舞蹈，绘画等，各民族皆有，虽面目不一，却本质相同。只有书法只存在于汉字领域，嚶嚶求其友声而不得，而且常为摒于艺术大门之外，确是倍感落寞。在许多现代人眼中，书法更是多余的。字本来就是作为一种工具行于世；自然以简明整齐为准，整齐美观的电脑字足以达到此标准；何必劳神费力写什么书法。其实这种看法就跟有了照相机就无须绘画一样，忽视了书法的艺术性。又有人言，书法随意性太小，受限制太多，不足以发挥个性。诚然，书法无法做到象后现代主义画派那样张扬个性，而是有些类似在“戴着镣铐跳舞”。但却不知那种限制下的自由是多么的迷人。中国人的个性是含蓄的，不张扬的，善于在限制与自由之间寻求某种平衡，这就是中庸之美啊，美在狂与谨之间的挣扎，美在传神以达意的微妙。这种美亦令人着迷与痴狂，于是才有张芝池水尽墨，智永退笔成冢，钟繇画被为穿，完白日尽斗墨，种种动人的故事。

中国汉字脱胎于象形文字，在形态、结构和执笔书写等几方面的完美结合才构成书法艺术。书法与绘画在艺术造型的一些要素中，例如线条运用，黑白对比，刚柔相济，疏密结合等是互通的，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，所以称书画同源，共称为“笔墨学”。中国的书法和绘画在很多地方是同气连枝的。在我看来，书法中的楷书和绘画中的工笔画，行书与写意画，草书与泼墨画，都是互为传神的。楷书与工笔画都要求变中有规，工整、清晰、不蔓不枝，对书者画者的耐性，定力都提出一定要求；行书与写意画则要求灵动，流畅、跳荡随意，“飘若行云，矫若惊龙”，对书者画者的灵性，动感要求较多；草书与泼墨画则体现人的自然之性，酣畅淋漓，无拘无束，心之所想，笔之所及，达到神游四方，心契八极之境。学书法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，初学者需从楷书入手，循序渐进。因为初学者往往易于心浮气躁，楷书的学习正好可以磨砺出耐性。学有所成者才可尝试草书，这时写出的草书才于张扬中暗含底蕴，以免流于草

率轻狂，如同明亮的色彩有暗雅的底色把持才相得益彰。我觉得，这其中也暗含一条人生哲理：“少要持重老要狂”。

有人说，字中见真性，字如其人，书法中可以反映人的气质，性格，意志等精神面貌。这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一般来说，个性拘谨的人，字也萎靡不振，个性豪放不羁的人，字就率性放达。（当然，这只是从风格上说，书法需要技巧，只具备风格还不够，需要娴熟的技巧将风格完整完美的表现出来。）书法中可以看出性格，却看不出品质。历史上的反例比比皆是：严嵩的字写得遒劲大气，相传“天下第一关”的匾额就是出自他手；赵孟俯位列“楷书四大家”，却也是变节的权臣；汪精卫也是也是写的一手好字的汉奸……可见书法虽然可以怡心养性，却也不是充分条件，真正修身养性，还有赖于“见贤思齐，见不贤内自省”的君子修身之道。很多人有艺术成就却称不上艺术家，就是因为有才情却无良品。我们虽赞许书法作为一门艺术的感化作用，却也无须夸大它。

学习书法绘画等艺术的确可以陶冶情操，培养形象思维能力。特别对于学理工科的学生来说，更需要艺术等人文文化的熏陶，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结合起来。科学与艺术的结合，被誉为是真与美的结合。爱因斯坦就曾坦言从音乐中收益匪浅，他还对纯粹教授专业知识的大学教育提出过批评：“用专业知识来教育人是不够的，通过专业教育，他可以成为有用的机器，但不能成为和谐发展的人。”就书法绘画而言，我有一些感悟。首先，书法是一门慢工夫，忌速成，绝非一朝一夕可达。这对于常常思维跳跃的理科生来说不失为一种启迪；其次，绘画需要相当的想象力，对于务实的理科研究来说也不失为一种裨益。行书作画的人常说一句话“笔下天地宽”，在水墨酣漓之中享受一种自得之乐，将自己的心澄澈透明起来，有限的世界真的可以变得无限广大……